

所有出版社及作者均不得翻印
未經出版

自 白 書

雷 新

在中學時代的我，生活簡直不知所謂：初中時，每天埋在書堆裏，那種呆板的日子真叫人難受。在高中時，我的作風改變了，生活變得時代化；班中有幾個飛仔，有些還有黑底，他們公然聚賭，打架，調戲女同學，破壞課室秩序；我也學上市井粗語，吸煙及走堂，逛街看電影。直至會考那年，一位使我難忘的歷史老師，在教學中及課餘給我們灌輸了很多有關社會及中國的知識，我開始渴望認識祖國，後來又與班中幾位左派同學交往，他們的說法雖然不實，然而他們愛國之情，則很明顯，那時，一直有個問題在腦子中盤旋：「在香港的中國人怎樣做才對得起我們的國家呢？」

於是我便自我檢討，及購買雜誌，對我國的事情及香港畸型的社會有了一些認識，但單祇認識是不夠的及不切實際的，必須行動起來，改善大眾的生活，但獨力難支，必須團結起來，於是我便開始注意社會上的許多組織，但很多都令人失望。我也曾嘗試參加政府所舉辦的工作營，但那兒簡直是娛樂場所，工程的建成不致影響當地居民生活，遊戲節目却很豐富，這些都是發洩青年人精力的活動，自從入了專上院校，奴化教育氣氛之濃，更使人透不過氣來，我又走上自暴自棄的路了。

後來一位同學對我談及服務隊，我才開始發覺隊的理想恰好和我的差不多，於是決定參加他們的活動，但因有病，至今年暑期才有機會參加。進入營第一個感受是純樸生活，熱情和真誠的友誼；雖然辛苦的體力勞

動以我孱弱之軀是吃不消的，但是一想到我的工作是要去改善一些需要改善生活的同胞時，我便在一鏟一鏟中忘卻了自己的存在，不怕泥濘中的蟲蟻，不管那灼熱的陽光，不顧從每一汗孔流出來的汗珠，雖然我的工作只不過是工程中小小的一部份，但看到其他同學高漲的情緒，自己也不好意思偷懶哩！只有盡力而為，希望這樣做能成爲將來回歸中國時爲同胞服務的基礎。起初，因環境不習慣，天氣悶熱和太興奮，總不能安睡。置身營中，以前怕黑的情緒都飛走了，只覺這裏充滿着一種無形的正氣，什麼都不怕。

隊爲了培養同學們的民族感情，在工作之餘，播出一些中國民歌，抗日戰歌等，我覺得時下聽到的都是描寫情愛的靡詞，而大多數都是中詞西曲，肉麻而不堪入耳，我一直都渴望學唱有朝氣的歌曲，結果在營裏學到了，但在香港時下教育得不到國語的教授，所以唱起來有些刺耳，但我不明白隊爲什麼用一架日本出產的錄音機來播放抗日戰歌，價錢便宜可能是原因，但日本至今仍然不擇手段欺負很多國家，爲什麼我們不購買別國的產品？

在營裏，我又想到我們是否被政府利用了？這些工作是他們應做的，爲什麼爲他們在倫敦增加存款？但殖民地畢竟是殖民地，他們既然長期關心的不外是利益，但我們基於民族感情上及道義上都應該做；至於服務的對象是我們的同胞，而材料則由當局供給。營中看見到處都是標語，在宣傳上，它們是有一定價值的，由於營友工作太多，標語是不可少的，它不但鼓勵我們更給我們增加娛樂，隊雖然對新同學很關懷，但應體諒新同學的體力及經驗，不應該用比賽方式硬與新同學競快。在晚上除了歌唱外，我認爲應加些非正式座談會，對於個人問題，社會問題以及大家的政治理想等等彼此切磋。

我希望隊將來向市區方面進軍，市區人口佔多數，問題必然相對的增加，可惜隊的大部份成員都在學，課餘時間有限，不能兼顧太多。宣傳方面，對中學生應特別注意，他們最敏感，最容易受社會不良風氣所染，隊應在他們正在成熟之際加以指導。

從工作營回至金錢至上的市區時，我有重入地獄之感，一些同學笑我是傻子，不要裝什麼清高，倒不如好好讀書，以後可以高新厚祿，盡情享受。真使我氣惱。這種意識的形成，多在中學時代，所以最後仍希望隊多注意這個問題。